

“故事新編”及其它

何家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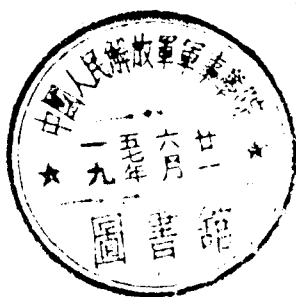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2 037 2425 6

“故事新篇”及其它

何家槐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故事新編”及其它

何家槐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3印张 56,000字

1957年4月北京第1版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 10009·229

定价(7)二角八分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專門分析作品的集子，主要是介紹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由于“故事新編”取材古远，意义深奥，一般青年讀者不易理解。現在：作者就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五篇——“理水”、“采薇”、“鑄劍”、“出关”、“非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詳尽的闡述，并且就看法还有分歧的地方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除了“故事新編”以外，作者还分析了魯迅的“社戏”、茅盾的“春蚕”和“林家鋪子”、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封面設計：鄭克基

目 次

“理水”札記·····	5
对于“采薇”的一些理解·····	14
“鑄劍”的思想意义·····	27
談“出关”·····	34
“非攻”·····	43
优美的詩篇——“社戲”·····	56
讀“林家鋪子”·····	64
“春蚕”分析·····	74
关于“多收了三五斗”·····	88
后記·····	95

“故事新篇”及其它

何 家 槐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專門分析作品的集子，主要是介紹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由于“故事新編”取材古远，意义深奥，一般青年讀者不易理解。現在：作者就其中最膾炙人口的五篇——“理水”、“采薇”、“鑄劍”、“出关”、“非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詳尽的闡述，并且就看法还有分歧的地方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除了“故事新編”以外，作者还分析了魯迅的“社戏”、茅盾的“春蚕”和“林家鋪子”、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

封面設計：鄭克基

目 次

“理水”札記.....	5
对于“采薇”的一些理解.....	14
“鑄劍”的思想意义.....	27
談“出关”.....	34
“非攻”.....	43
优美的詩篇——“社戲”.....	56
讀“林家鋪子”.....	64
“春蚕”分析.....	74
关于“多收了三五斗”.....	88
后記.....	95



“理水”札記

在1955年7月間的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鄧子恢同志做了一個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報告。其中有一段話，我以為是說得很好的。他認為大禹治河的傳說，充分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反抗洪水的英勇精神；認為禹的那種“娶後三日而出，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的堅毅精神和“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的蒼生？”的偉大抱負，至今還能夠激動人們的心。

的確，禹確是一個古代的人民英雄，是一個偉大的開拓者，關於他的傳說，確是非常激動人心的。魯迅先生的寫作“理水”，大概也是由於他不斷地看到“洪水滔天，哀鴻遍野”的慘景，看到國民黨官僚的顛覆無能和國民黨統治的黑暗腐敗，而緬懷先哲的剛毅英勇，不禁油然而興起了敬仰之情，所以他不但熱情地歌頌了這個古代人民的代表人物及其帶傳說性的治河故事，而且也毫不容情地揭露、諷刺了統治階級及其幫閑們的丑惡虛偽。

禹這個人物，在魯迅先生那簡煉而樸素的筆下，一開始就

給我們一个极其鮮明的、生动的印象。他把他完全描写成为一个劳动人民：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粗手粗脚，瘦長而又粗莽；这和那些“白須发的、花須发的、小白臉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員們”显然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他帶着一班隨員——“一群乞丐似的大汉”橫冲直撞地奔进了水利局以后，一跨便跨到筵席上，“伸开了兩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員們，”把那些正在“欣賞民食”的大員們吓得发抖，面面相覷。这种不寻常的举动和粗莽的外貌十分突出地刻划了禹的坚强性格和偉大气魄。

在治水的方法上，禹和他屬下的那些官員們进行了一場十分尖銳而又非常微妙的斗争。他認為今后治水不能再用“湮”的方法，而应改用“导”。这遭到了所有官員們的反对，他們极力阻撓他試用新的方法，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甚至有人以为“导”是“蚩尤的法子”；可是禹却根本不理睬这些意見，也不顧一切謠言，坚决地主張要实行自己的計劃，因为他的計劃是在“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見”以后决定的，無論如何不能改变。他的那些隨員，也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他們分坐在他的左右，“不动，不言，不笑，象鉄鑄的一样”，用沉默来表示他們的拥护和对于这些官員們的輕視；这种沉着而又坚决的姿态，充滿自信的神情，更使那些冥頑不灵胆小如鼠的官員們望而生畏，无計可施。讀了这几段生动而細致的描写，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仿佛亲眼看見禹和他的隨員正在对那些頑固保守的官員們进行着曲折微妙的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看見那些可笑而又可憎的大員們臉上显出死色，惶恐万狀和狼狽

不堪的丑态。

禹一方面要和保守的社会势力斗争，一方面又要和自然界的灾害斗争。他“到一座山，砍一通树”，“放田水入川，放川水入海”，“调有余，补不足”，“每天孳孳”地、忘我地进行着劳动。他这种刻苦耐劳、勤勉服务的伟大精神，引起了无数人的赞美和仿效，墨子尤其崇拜他，把他看成“大圣”，要他的弟子学习禹的以身作则亲自参加劳动的刻苦精神。他规定他的弟子必须穿短衣，着草鞋，日夜工作，不辞劳苦；而后来的墨家团体也确是严格地奉行了这样的信条，不敢违反。这也更充分地说明了禹的生活作风和工作精神，是中国历代农民以及一切劳动人民所崇奉的行动标准和道德规范。

一般人都说禹凿开了龙门，疏通了九河，在当时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条件下，这种说法自然是夸大的，因为那还是石器时代。但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可见他确实曾经发明一些原始的水利工程，因而历久不衰地被人民所歌颂，而且在辗转传诵之中染上了浓厚的神话色彩，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鲁迅先生在“理水”中也描写老百姓都在纷纷地传说着禹的故事，传说他“怎样夜里化为黄熊，用嘴和爪子，一拱一拱的疏通了九河，以及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脚下。”……

这种看起来非常荒诞不经的、带着浓厚的神话色彩的传说，事实上是包含着人民渴望克服水患的迫切要求和制胜自然的伟大理想，是极优美动人的。此外，从这些无稽的传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出老百姓对于禹的敬仰和感激。虽然这时

禹还没有繼承舜的位号，沒有接受“禪讓”，換句話說，就是还没有正式做部落联盟的大酋長，可是由于他治水有功，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因而舜反而退居次位，沒沒无聞，正象“理水”所描写：“皇上舜爷的事情，可是誰也不再提了，至多，也不过談談丹朱太子的沒出息。”

禹治水回京的情景，也是非常动人的。在他回京以前，人們就群集在关口等候；以后他在万头攢动之間进了帝都 和 皇宮，而百姓們呢，却还久久不散，群集在宮門外“欢呼，議論，声音正好象浙水的濤声一样”。魯迅先生在写禹进京的情况时，又特別強調地描繪了他那純朴、粗壯的农民型的形象：黑臉黃須、粗手粗脚，双手捧着一片烏黑的尖頂的大石头——舜爷所賜的玄圭，連声說道“借光，借光，讓一讓，讓一讓”……这种繪声繪形的描写，实在是生动极了。

在写“理水”时，魯迅先生对于这个偉大的形象显然也是充滿了敬仰的心情的。可是，苏联汉学家波茲涅也娃認為“理水”写于1935年11月，紅軍經過二万五千里長征胜利地到达陝北的时间，則是在同年10月，相差只有一个月，而在紅軍胜利到达陝北的时候，魯迅先生曾致电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庆祝胜利，因此就得出这么一个結論，說禹这个形象是隱喻当时的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以及他們所領導的紅軍的（見丁易著“中国現代文学史略”195-196頁）。我觉得这种解釋未免有点牽强附会，是缺乏充分根据的。我認為他写这篇历史小說的主要动机，仍然是在于“暴露旧社会的坏处”，是在于借此抨击国民党官僚的顛覆無能和当时国民党統治区的黑暗腐

敗，而對於禹的歌頌，則是為了通過強烈的對比更有力地襯托出國民黨官僚的罪惡；而這在當時，是有其特別深刻的政治意義的。……

大家知道，我們中國自古就多水患，特別是黃河，每年只要雨量一多，就可能泛濫成災，形成“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的嚴重情況。在這種時候，古代人民主要是靠自己的英勇鬥爭來擊退洪水和逃避災難，歷代的統治階級都很少切實的办法；而國民黨反动政府的腐敗無能，却超過了任何時代的統治者，例如1931年夏天的水災、1933年黃河的決口、1938年花園口的決堤，都由於國民黨反动政府的無能和腐敗，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災難和損失。

當然，為了掩飾自己的罪惡和欺騙受災的人民，在每次水災發生的時候，國民黨反动政府也往往派些大員到各個災區進行所謂“視察”、“慰問”、“賑濟”或“處理善後”，但這些都只是些例行公事，都是自欺欺人的把戲。這些大員們到了災區，不但不給老百姓辦一點好事，而且耀武揚威，敲詐勒索，貪污腐化，無所不為，給人民增加了更多的負擔和痛苦。對於這種所謂“視察”的真相和這些大員們的丑態，在“理水”中有很深刻的描寫和辛辣的諷刺。在這裡，魯迅先生首先描寫他們到達災區時的“聲威”，其次描寫他們的游玩吃喝和進行“考察”的情形：

於是大員們下船去了。第二天，說是因為路上勞頓，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三天是學者們公請在最高峯上賞匾蓋古松，半天又同往山背後釣黃鱸，一直玩到黃昏。第四天，說是因為考察勞頓

了，不辦公，也不見客；第五天的午後，就傳見下民的代表。

這些大員們“考察”的結果，是叫學者們“合擬一個公呈”，說是“最好還有一種條陳，瀝述着善後的辦法”；傳見下民代表的結果，則是叫下民把他們自己吃的東西揀一份給他，以代替“公呈”。這一來可使所有的“下民”都“同時忙碌起來，洗叶子，切樹皮，撈青苔，亂作一團”，因為這些“下民”們送到上頭去的東西，是要做得“干淨、細致、體面”的，不是做成“松皮餅”，就得做成“柏葉糕”，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以便老爺們可以鑑賞這一類所謂中國“特有的藝術”。在“考察”完了回去以後，這些大員們還要在為他們接風的筵宴上大談其水鄉的風景，說什麼“蘆花似雪，泥水如金，黃鱔膏腴，青苔滑溜”等等，而毫不覺得難以為情。象這樣的擅作威福，勞民傷財，難道不正是歷代統治階級——特別是國民黨官僚們的慣技和專長嗎？魯迅先生的深刻描寫，難道不是非常真實、生動地勾劃出了這些老爺們的丑惡嘴臉嗎？

在“理水”中，魯迅先生還无情地揭露了國民黨御用的“學者名流”——買辦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些所謂考據學專家、遺傳學專家、文化至上論者、馬爾薩斯人口論者、苗民言語學專家、“神農本草”學者……用魯迅先生自己的話來說，都可以說是“媚態的貓”或“叭兒狗”，他們實在比他們的主人還要卑鄙下流得多。對於這些“正人君子”和“歐化士紳”，魯迅先生一向是深惡痛絕的，在他的很多作品，尤其是在他那些特別富于戰鬥性的雜文中，他經常針對着這些幫忙或幫閑的文人進行着不調和的鬥爭。這些“學者名流”不但受着國民黨反動

政府的豢养，而且也受着帝国主义的津贴；在灾荒得久了的时候，他们却还可以高踞“文化山”，因为他们可以从“奇肱国”用飞车运来面包，不但不必怕饥饿，不必吃青苔和榆叶，而且还可以雍容自在地研究他们的所谓“学问”；或者考证“禹”究竟是不是一条虫，“鲧”究竟是不是一条鱼；或者搜集“王公大臣和豪富人家的家谱”，以证明“閹人的子孙都是閹人，坏人的子孙都是坏人”……

可是这些所谓“学说”，却是连那些被他们斥为“愚人”的下民也是骗不过的，那个“愚民”向乌头先生所说的话——“证据就在眼前：您叫乌头先生，莫非真的是一个乌儿的头，并不是人吗？”——就是最好的证明。而这里的乌头先生，不光是指顾颉刚，而且可以说是当时所有买办资产阶级文人和学者的象征！

至于这些“名流学者”的“媚态”，则在“理水”中更有极其生动的描繪和真实的刻划。听说大员一到，他们就赶快列队在岸上恭迎，卑躬屈膝地把大员迎接到山顶去；在大员进行考察、有所垂询的时候，则左一个大人，右一个大人……特别善于逢迎和阿諛的，则是那个八字胡子的小品文学家：

“是之谓失其性灵，”坐在后一排，八字胡子的伏羲朝小品文学家笑道。“吾尝登帕米尔之原，天风浩然，梅花开矣，白云飞矣，金价涨矣，耗子眠矣，见一少年，口衔雪茄，面有蚩尤氏之雾……哈哈！没有办法子……”

象这样无聊的使人作呕的东西，在鲁迅先生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非常流行，被公认为是“幽默”之作，“论调”、“人间

世”、“宇宙风”等等刊物就主要是刊载这种无聊作品的。当时正是民族危机非常严重，阶级斗争非常紧张的关头，也正是天灾人祸不断发生，人民生活困苦到了极点的时候，可是这些毫无天良、丧心病狂的御用文人们，却在大写特写其风花雪月，苍蝇宇宙，大谈特谈其性灵闲适，幽默趣味；被称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更其无聊而且卑劣。他们之所谓“为笑笑而笑笑”，事实上正是在于要“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在于麻痹人心和粉饰太平，所以他们除了帮闲以外，事实上是还尽了“王之爪牙”的任务的。

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愚弄，“学者名流”的麻醉和蒙蔽，自然是能够发生一定的作用的，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些顺民和奴隶。鲁迅先生在“理水”中，对于那个下民“代表”的奴隶性格也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和严厉的鞭撻。但他这样做的时候，心情显然是很沉痛的，因为他知道这种奴隶性格并不是劳动人民本有的东西，而是长期受压迫、受剥削、受麻醉欺骗的结果，是统治阶级打在劳动人民身上的罪恶的烙印。只要劳动人民一天没有觉醒，他们就一天不能摆脱这种象鬼魂一样沉重地压在他們身上的精神负担。因此，当我们看到“理水”中关于那个下民“代表”的描写时，是不应该笑，而且事实上也是笑不出来的。笑得出来的，只有那些“大人们”和那些“学者名流”们。……

在“理水”的取材和写作上，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就是：禹做大酋长以前还是氏族社会，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还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压迫，也还没有国家机构和官僚